

母亲与猫

□廉涛

大约是在2000年秋的一个周末,我从西安回周至老家看望母亲。以往只要母亲知道我回家,就会早早地在村口的桥头等我,但这次我进了村东头,也没看见村西头桥头那熟悉的身影。我疾步走进院门,只见母亲坐在屋前的石墩上,怀里抱着那只大花猫,一动不动。待我走到母亲跟前,见她双眸里浸满了泪水。我连忙问:“妈,咋了?”母亲顿时眼泪夺眶而出。我见她怀里的大花猫双目紧闭,又问:“猫病了?”母亲轻声说:“走了,走了……”我这才意识到,是大花猫死了。我摸了摸大花猫,身上还有一息尚存的体温。

母亲说大花猫是两个小时前走的,是老死的。早上她给大花猫泡好了馍馍,不见它吃,到院子一看,发现它在梨树下静静躺着。

母亲养大花猫约有十几个年头了。父亲走后,大花猫更成了母亲日常唯一的陪伴。母亲总是把最好的东西喂给它,我从西安带回家孝敬她老人家的腊汁牛肉、鱼干、罐头、酸奶等,我一走,母亲就把大部分都喂给了大花猫,把它养得像条小狗一样结实。大花猫有着灰白相间、如同丝绸般细腻的毛发,轻轻摇曳着细长的尾巴,走起来姿态优雅,尤其是瞳孔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,谁见谁爱。大

花猫和母亲总是形影不离,母亲坐着,它便蹲在母亲身边,明亮而有表情的眼睛一直盯着与母亲说话的人,像一个忠诚的卫士。母亲起身干活,它便如影随行。夏天,母亲会把大花猫抱到东墙根下的小巢里给它洗澡,看着它游来游去。冬天,母亲用花布给大花猫做一身精致的小棉袄,抱着它在墙根下晒暖暖,轻轻梳着它的毛发,大花猫怡然自得地享受着。有时,母亲会踢着鸡毛毽子,抛着毛线球逗大花猫上下窜跳、跑来跑去玩耍。母亲走街串巷时也会抱着大花猫,它不时会赢得街坊邻居的点赞,大家都说:“这猫有福气,三嫂爱猫。”

说来也怪,我每次回老家,大花猫晚上都会静静地躺在我旁边,似乎知道我又给它带回了美食。起初,我并不习惯,生怕睡着时它突然用爪子挠我,但它却从来没有冒犯过我,这让我相信,猫是通人性的。

母亲对猫的喜欢由来已久。我上小学三年级时,同桌叫铁毛,特别喜欢画猫,猫画得特别传神。一次,铁毛让我去他家看他养的猫,我一看,和他画得一模一样。我将此事告诉了母亲,母亲说:“你哪天带你同学到家里来,我给他做好吃的。”铁毛知道后特别高兴,第二天

下学后就和我一起回家。母亲给铁毛做了她拿手的油泼扯面,铁毛吃了一老碗。母亲说:“还有呢,再来一碗吧。”铁毛也没客气,又吃了一老碗。吃完饭,母亲说:“听强娃(我的乳名)说你猫养得好,画得也好,给姨画个猫吧。”铁毛二话没说,便趴在我炕桌上画起来,很快就有一只蹲着的猫。母亲看后大喜,对铁毛说:“你没白养猫啊,来年你家产了小猫,姨用鸡蛋换一个。”

我上初中时,干爸的儿子小我几岁,长得虎头虎脑,很是机灵,爱画画,犹爱花猫。干爸家与我相距十几里地,母亲经常带我步行去干爸家玩,看干爸的儿子画的家里墙上贴的各种姿态的猫。母亲经常请干妈和她儿子到我家来玩,让我跟着他一起画猫。

若干年后,每当想起这些,我在想,当年母亲是不是有意培养我画画呢?可惜我没有那个天分。

大花猫的突然离去,对母亲来说,无异于亲人离去。我对母亲说:“已经死了,就埋了吧。”母亲起身抱着大花猫在前后院转来转去,不肯将它给我。我说要不埋在前院的梨树下,母亲想了会儿说:“还是埋在院外的菜地里,不然我看见梨树就受不了。”我在菜

地里挖好坑,回家从母亲怀里抱猫,母亲还是不肯放手,说是要去看看坑挖的咋样。站在坑旁,母亲让我抱好猫,她用小铲铲把坑扩大了许多,把底部和周围铲得平平的,像是在盖一座宏伟的建筑,然后从口袋掏出一块白布,一半铺在坑底,然后把猫放在了白布上,用手摸了摸大花猫的头,又反复捋了捋它的毛,将白布另一半盖在了它身上。此刻,一阵秋风正好吹来,渠边白杨树上的黄叶飘落在白布上……看着母亲对大花猫如此这般的深情举动,我的耳畔顿时响起了《红楼梦》里陈力唱的《葬花吟》,那让人心碎的旋律和歌词“花谢花飞花满天,红消香断有谁怜……”母亲静静地看着大花猫,凝视良久,对我说:“埋吧,用面土,不要用大胡基(关中话,指比较大的土块)。”然后起身回家了。

第二天早上,母亲给家人做好了饭,照例给大花猫吃食的碗里也盛好饭,自己却没吃一口。

从那以后,我便特别理解人与动物之间那种,有时连人与人也很难超越的情感。

再过二十天,就是母亲十周年忌日,谨以此文怀念我至亲至爱的母亲。

(单位:西部机场集团)

从富平到诗意铜川

□李建荣

富平不富
有诗意的石川河
转过身去面向北方
有顺阳河,都在富平的体内流动

从富平到诗意铜川
我只清楚记得
漆水河与温泉河的水在耀州城南汇合
两只手握在一起
一路,向东流去

诗意铜川的灵气
沿着漆水河
顺水而下
其实,也叫温泉河
从富平老城北流过

河水边边与沿河的鸟儿对话
河水说:这是什么!
鸟儿回答:芦苇
河水说:那是什么?
鸟儿回答:莲藕
河水说:这个是什么?
鸟儿回答:柿子

从富平到诗意铜川
我一路走一路沉思
这么美的一条路
在岁月与风光中
诗意装满身体
灵动着

我爱那一望无际的绿

□鲁秦儿

我爱那一望无际的绿
它在初冬时已积攒力量
那些过于耀眼
和易碎的物体
使我躲在一本书里
与古人,与草木
与山间溪流共生

我本一无所有
是充足的雨水给予我滋润
是清凉的夜赋予我飘香的季节
是来自深秋的野菊和
潺潺溪水
给予我表彰

当我带着诗筒
连同新鲜的海藻归来时
多么希望
你站在八月的渡口
伴随着桂花的香气
等我

(单位:陕西欣华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)

心中的美好回忆

□宋志贤

小时候,每逢过年,爸妈总是带我去置办年货。那时的街道,比平时热闹好几倍。街道两旁的摊位一个接一个,各种各样的年货琳琅满目,五彩缤纷的灯笼、对联和窗花令人目不暇接。空气中弥漫着糖果、瓜子的香味,耳边传来欢声笑语和热闹的叫卖声。

那时候的我,总是兴高采烈地跟在爸妈后面,手里拿着刚买的小玩意儿,不时停下来好奇地看看这个,摸摸那个。那时候的年货,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丰盛,更是一种心灵的满足。

随着时间推移,我逐渐长大,那种对年货的期待和兴奋似乎也消退了。如今,街道上的年货摊位依旧热闹,但我的内心却再也难以找回曾经的激动。是岁月的变迁让我变得成熟,还是生活的忙碌让我失去了曾经的纯真?

看着街上喜气洋洋的人们,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和爸爸妈妈一起置办年货的情景。那时候,过年就是我们的最大期盼,而年货则是这份期盼的最好诠释。虽然现在物质生活更加丰富,但那份简单而纯粹的快乐却似乎离我越来越远。

或许,我们都应该学会在忙碌生活中停下脚步,回忆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光。因为只有回忆中,我们才能找回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。而那些曾经的年货,不仅仅是物质的丰盛,更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美好回忆。

(单位:陕煤运输铜川分公司)



乡村赶年

张成林 摄

年味儿

□来新丽

小时候,觉得最难熬的是冬季。寒冷的北风,不断袭击单薄的棉衣,手脚总是冻得通红。那时还不懂“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”的浪漫,只是盼着赶快过年。到了年末,人们才会真正地感到漫长的冬天要过去了。

杀猪是村庄过年的序幕。过年前,每个村子都会杀几头大肥猪,然后把打好的肉按每家人口多少进行无馐分配。这时候最热闹的是大人,最兴奋的是孩子。到杀猪的那一天,大人小孩齐聚场畔,等候一年中最热闹的节日上演。那些被养得肥嘟嘟的猪被牵出来,它们似乎能预感到自己的命运,嗷嗷叫着不肯向前。杀猪人动作麻利,照着猪脖子就是一刀,猪血会流到事先准备好的大瓷盆中。杀猪人再用一根竹筒,对着血窟窿使劲吹气。猪的整个身子慢慢膨胀,直到变得圆鼓鼓、硬邦邦,再由几个小伙子把猪扔进一口大锅。锅里的水早已烧开,这样沸腾的开水,能轻而易举地烫软猪毛。杀猪人用一种刮刀,趁着猪毛的软嫩劲儿,迅速刮净,直到把猪毛刮得干干净净。杀猪是项技术活,能把猪毛处理干净的人总会受到人们的

夸赞。接着,人们会把刮净毛的猪打条分肉。每当妈妈把分到的猪肉带回家,放在锅里开始煮的时候,我们就满怀期待。

小厨房里弥漫着烟雾,妈妈像仙女一样穿梭其间。等到孩子们在外面疯玩够了,会溜进来,馋猫似的看着妈妈把肉条捞出来,放在面盆里,抹上盐、酱油等调味品进行腌制。妈妈似乎不用回头,就能看到身后的一张张馋嘴。她会顺手撕下一块瘦肉塞进一个孩子的嘴里,偶尔也会把剔除了肉的骨头塞到哪个小馋猫的手中。浓浓的烟雾包裹着我们,我常常会在那一刻体会到妈妈对我们的深爱。

走亲访友是过年时最重要的节目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去舅舅家,舅舅家在渭河南岸的王家滩,那时出门有辆自行车就不错了,因为两

家距离太远,我和爸爸早早动身。车前是带给舅舅家的礼物,后座是我。我还记得带的东西很多,有妈妈包的包子,还有一些点心,这些东西虽然不值什么钱,但都是妈妈用心准备的,包含着浓浓的亲情。

走这一趟亲戚,对年幼的我来说,无异于一次远游。记得有一次经过渭河大桥,白茫茫的浓雾包裹着我们,好像穿梭在云层中一般。那天雾太浓,也就显得桥太长,以至于多年以后,我只要从渭河大桥经过,似乎还能看到雾气环绕的那一幕。好不容易到了舅舅家,手脚冻麻木了,我们马上坐到舅舅家的热炕上,不一会儿,舅婆就端上一碗热腾腾的米酒。冷极了的人,猛一坐到热炕上,身上的器官就被唤醒了一半;一碗米酒下肚,另一半的器官也被唤醒了,

从内到外,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。坐在热炕上,听大人们谈家长里短,嘘寒问暖之间,亲情不经意间就洋溢在小屋子里。

走亲戚,迎亲戚,过年时几个重要的日子,很快就会过去。正月十五闹元宵,小乡村也不含糊。震天的锣鼓毫无忌惮的敲响,在那种不加掩饰的豪放中,人们释放着对来年的期盼,我的心也会随着阵阵锣鼓声被唤醒。也许我性格中的那一点豪放,就和那无所顾忌的锣鼓声有点关系呢。

可是,每到过年,我常常听到人们的慨叹:“过年太没意思了。”生活好了,人们为什么对过年反而没兴趣了呢?也许,过去人们辛勤劳作,一年的收获并不丰厚,平日的吃食简单,只有在过年的时候,才能犒劳自己一把,因此,会把过年看得很重。现在日子好了,只要你愿意,每天都可以吃得像过年,每天都可以穿新衣出门。这样一想,我倒庆幸人们把年味过淡了。不过,把年味过淡了不要紧,只是在过年的时候,我们不要让那令人留恋的人情味变淡就好。

(单位:高陵三中)

汉水神韵

□王典根

每次静坐汉江边,听汉水之滨的心跳。那惊世的汉风、绝美的汉韵、淳朴的乡亲,没有浮躁的喧哗,只有江水的回荡,还有耐着性子倾听“千古绝唱”的“江湖”形态。

当然,对于“江湖”奥秘的解释,我肯定不如地理学家理解得透彻,不如史学家辩证翔实,更不如心理学家认知饱满。我以为,是一条汉江和一个瀛湖孕育了安康的“江湖”骨骼,还有生命的传唱奇音。

“江湖”是道家哲学,在传统文化中有多重引申含义。“江湖”与汉江、瀛湖并无关系,也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场所,它是指城市流浪、奔波、卖艺、卖药、羁旅之人的一种生活状态。

如果打开安康“江湖”的文化长廊,汉江是地标。汉江长1577千米,其中安康境内长340千米,是中国中部区域水质最好的河流,更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。汉江上的瀛湖是西北五省最大的淡水湖,素有“陕西千岛湖”之称,是独具秦巴山水风光的省级风景名胜、陕西十大美景之一,更是亲水娱乐、休闲度假、养生旅游和科研的绝佳之地。汉江虽不深,品境却高远。汉水流域的文学、书法、雕刻、建筑、民歌、非遗、贡茶、汉剧、奇

石、草药与滔滔汉江水,一起生发出无尽的诗情画意。当然,与汉江结缘的名人很多。除李白、王维、杜牧外,还有李商隐、宋之问、孟浩然等,都留下了诗文遗墨。

江湖路远,莫问归期。秦巴汉江就是一个“江湖”课堂,无论是文化地域生态、政治底蕴生态、经济溯源生态、社会历史生态都别具一格,无不篆刻着秦岭、巴山、汉江自然元素变化发展的烙印,既有巴蜀文化的基因,又有荆楚文化的根基,更有三秦文化的古朴粗犷、中原文化的质朴通达、羌氏文化的骨质风韵。汉江边上,每个热血文学青年都有一个“江湖梦”,手握一支笔,浪迹天涯海角。

我行走的“江湖”路不平坦,有过不少坎坷,打过工、当过兵、经过商、从过政,当过好几年文学爱好者,从抒写秦巴山峦、汉水汉韵写起,笑着江山如画,醉卧美人似膝。这四十年伏案写作,又得依靠山水赋能,从“江湖”行走中汲取营养,虽然得了一场大病,去鬼门关走了一圈。看到父老乡亲喜欢我的作品,我的父母比我还高兴,也是他们的“江湖”作品。

人在江湖飘,哪有不挨刀;人在江湖混,哪能不挨棍。我又是一个不幸的幸运儿,我的今

天来之相当不易。作为初中辍学生,我对“文秘”这个名号很珍惜,用文字跟前辈领导服务人民群众,用作品跟父老乡亲和朋友结交,这辈子没有白活,先后从乡镇到县市部门始终从事文字工作。这一路走来,既然定下来,就要写得更有意思,活得更能出彩。从写讲活稿、主持词、演讲稿开始,接着写山清水色,把铿锵有力的精气神都在作品上抖落。我生于20世纪80年代,童年在秦巴山区汉水之滨的三道湾度过,总能接触到普通的百姓和秦巴山千奇百怪的草药,始终忘不了秦山秀水的“江湖人”和“江湖事”。

上小学时,总觉得每天有做不完的功课,会被父母长辈指挥学这干那,叛逆的情绪慢慢在心里酝酿发酵,直到有一天告别象牙塔,踏上“江湖”路,才慢慢明白:社会是精彩的,“江湖”路却是不易。上班赚钱,下班经营个人生活,要交际朋友,追求爱人,抚养孩子,还要关注日渐老去的父母。每次在无人助的夜晚,只有那一杯酒、一包烟、一支笔温暖自己,不像古装扮的侠客那样,背剑江湖行,快意恩仇录,喜欢的不一定能做,有许多不喜欢的事情要去,时时还有捣乱的“小人”出没,可比远古江湖险恶多了。而我驾驭不了

涌动的初心,只有被浮躁遮掩的诗和远方,还有铜臭的追逐。

命是父母给的,运是修为成的,才是江湖练的。随后,我一个人行走“江湖”,走马观花不会为谁驻足,只把春游百花、盛夏避暑、金秋赏叶、冬季滑雪作为每一个来自故乡的召唤和行动的理由。我始终感念时代和父老乡亲,珍惜花草树木,礼遇高山流水,书写善人善举,把老家碎事、官场趣事、情场杂事、商场怪事抒写笔端,集结出版五部文学作品,用文字为心灵疗伤,让后辈铭记秦巴山水和父老乡亲的滴水之恩及“江湖”之情。

有人的地方就有“江湖”,有“江湖”的地方就有恩怨,既然来到这个世界是偶然的,离开更是必然的。从不懂事到懂事,从邯郸学步到安家立业,要留下什么,要带走什么,从不跟命运、是非得失计较,做到问心无愧,才是一辈子的“江湖”表现。

俯瞰滔滔江水,江面波光粼粼。如果说,是汉江孕育了“江湖”的千古神奇,那如今把汉水神韵埋在有血有肉的作品里,则是拯救“生命”造就的传奇凯歌。

(单位:安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)